
三述奇

三述奇卷二

鐵嶺　張德彝在初隨筆

貴　榮竹坪校閱

庚午、又十月二十一日、癸未晴、卯初、開船、巳正、抵西貢停泊、同黃道崇俞惕盦駕小舟登岸、步至宏泰昌號拜張沃生、少叙、留饌、飲安南酒、甘如中土玫瑰酥、高引之與薄郎亦來此、沃生邀往中華城一遊、恐有公務、辭之、復約申刻在鋪中晚酌、不獲再辭、回船、後聞洋人云、此地虎豹多而害人、芹蒢兩岸、小虎成羣、故鮮有漁樵者、

蓋土人性惰、不知工作、遂成荒野、三年前、曾有法兵一名病歿、四兵持槍往葬、突來一虎、兵急棄尸、逃歸礮台、集衆同往搏虎、至則列隊放槍、虎不知懼、而進之、隊首伏身、以劍刺其胸、虎仍奮力前撲、衆退、良久再往、則被刺之虎已死、隊首亦驚駭而死、劍深入虎胸、力拔不出、人與虎之獷悍、為何如耶、申初、隨星使登岸、乘車往拜法國駐此之總督達皋路協者、年逾三旬、黃髮灰鬚、丈武環坐者二十餘人、其房純以木造、極寬敞、高約五丈、寬五丈、長約二十丈、前有戲臺、後如泰西議事廳之公

座、設水法鮮花、四壁畫花卉禽鳥、二龍戲珠、皆華人筆也、上懸玻璃燈十餘對、茶酒少話、即辭先同德威理亞慶靄堂暨巴里銀商葛萊滿乘坐馬洋車行六里許、至公花園、看虎二熊一、皆大於前次所見者、一路洋樓點綴、花樹叢生、與夏秋同、是地多產檳榔樹、有高於椿楊、而粗於松橡者、去此、又行三十餘里、至中華城、屋式與羊城同、有琉璃瓦房數處、曲徑盤桓、極其幽雅、係供奉關聖帝君天后娘娘暨財神火神神像、又有義安會館、石牌上鐫海國風和四字、小河數道、舟艇鱗集、鐵木橋

梁、馳驅車馬、亦小邦之一繁庶區也、時已薄暮、左右然、
假煤氣燈、鐵罩玻璃罩、然以石油亮與煤氣無異、各鋪
門首四五人對坐喧譁、亦有賭者、地雖名城、而無垣堞、
不過一村鎮而已、出此、則清風徐來、花香觸鼻、蟲聲四
應、螢火如星、抵岸與德葛分袂、偕靄堂步至宏泰昌號、
而高引之黃道崇簿郎已先至焉、食間、有福基號商閩
人陳祿勲者、折柬來邀、因宵深辭謝、飲畢、稍坐、回船、而
東方白矣、記安南人述其土語、云是曰脾、非曰空脾、問
好曰多个、我曰兄、他曰埃、你曰矮、一曰木、二曰吸、三曰

巴、四日邦、五日邦木、六日搜、七日拜、八日大木、九日丈
秋、十日布丈、
二十二日甲申晴、寅正潮長開船、卯刻日出、赫赫如焚、
巳初出口、雖有微颸、而水無紋皺、午後忽狂風大作、巨
浪搖船、華人無一暈者、而洋人嘔吐者反居八九、誠不
可解之事也、少選忽由篷頂進水、几凳皆溼、後桅之橫
竿折損一根、長約四丈、堅如松柏、竟為風浪摧折、其猛
可知矣、是日午前見大魚出水、長五六尺者四尾、知其
風浪必作也、亥初陰、

二十三日乙酉、早細雨、辰正晴、見大虹見于西方、倒映海面、忽圓忽半、忽雙忽隻、五色迷離、亦幻境也、飯後有洋人訥武英者談云、今日本國學習各國文武兵法、效驗極速、貴國亦宜有備、方可無虞、即以諸公所著鞋底論之、足見其蠢笨不靈矣、彝曰即以鞋底觀人、其真假虛實、亦可畧見一班、貴國鞋底必先薄而後厚、雖厚亦只四分之一、日本鞋底前後實而中空、雖實不足四分之一、皆不如我國鞋底首尾一律、以之待人、亦必始終如一、不致易轍改弦也、其人不對而去、是日浪大船面

見水杯盌被損者甚多、午初復雨、午正、忽一鳥飛于船面、鴨爪鷗身、細喙小尾、毫不畏人、洋犬見而欲捕、乃急捉與洋僕、令護惜之、擬抵新嘉坡再爲放之、

二十四日丙戌、大雨、卯正、因路迷度數、少爲停輪、巳初雨止、開船、左右各一山島、皆在掩映間、小大難辨、見二漁叉立于海面、長皆逾丈、必漁戶設此以捕魚之脫網者、同舟有日本人橘正者、言語溫和、頗知禮義、問慶應四年、南北兩部之名、曰、所謂南部者、乃薩州侯、長州侯、土州侯、備州侯、藝州侯、其餘小藩數諸侯稱之天兵所

謂北部者、乃仙臺侯、會津侯、米澤侯、莊内侯、南部侯等、此其魁者也、問當年南北孰勝、曰、北部乞和事平、自是改變應為明治、問此時仍官恆為官、民恆為民否、曰、敝國六百年來、皆尚封建之制、四年和議以後、薙為郡縣、自是又易一景象也、又言貴國與我國同為亞細亞人、且唇齒相依、宜共為保護、以固疆域、彝曰、唯、其國之數目字土語呼、一曰什多子、二曰夫多子、三曰米子、四曰腰子、五曰依自子、六曰摩子、七曰那納子、八曰牙子、九曰庫庫訥子、十曰托、又曰其斯柏子、百曰哈古、千曰層、

萬曰旺彼此筆談良久因已鳴鐘二次遂拱手而別蓋
鳴鐘以告衆客飯齊也午後西南峯嶺蔚然深秀東北
野木繁蔭水色葱綠天氣稍涼未正晴申初抵新嘉坡
傍岸後有中土暹羅貿人傴僂提携往來不絕或籐或
席或石或鳥或衣服或寶物咸來登舟而售酉正忽陰
大雨一陣人皆散去雨止復來入夜熱上下貨物人語
喧譁聲音聒耳終夜不息是夕復與同舟日本五人挑
燈共話一名野村尚赫一名毛利親信一名楢嵜景福
一名小坂貫一一名堀江春野皆強記善談有問貴國

兵艦之數、彝對以東南海面、礮船無算、有問孔夫子之胤若何、曰、千餘年來、已封為世襲衍聖公、實為海內師表、有問貴國皆奉儒教否、曰、儒教如日月經天、萬古不磨、間有奉他教者、不過億萬中之一二而已、彝問日本所奉何教、彼云、我國有國教、而以儒教為翼、昔時愚民崇信佛教、今皆廢之、問國教係何教門、彼曰、忠于君孝于親、自是天下之公法、問忠孝二字、不知由何教所傳、彼曰、皇祖皇孫、授受心傳、施之於政、載之於書、又問皇祖皇孫、原係何教、彼曰皇祖謂天御中主神、為我國開

聞之祖、皇孫謂其子孫相繼受統者、彝以言涉妄誕、乃
書曰、夫既知忠于君孝于親、即係儒教、貴國由君至民
所讀者、我國之四書五經也、公言國民皆知、理或然矣、
不知貴國先王施之於政載之於書、其書若何、可與庶
民讀否、其人不答而退、衆皆悄然、夜半仍雨、冷氣逼人
風景清爽、涼似中秋、
二十五日丁亥、仍雨、辰正、持星使名片下船、乘車、行八
九里、至前次所過之大羅布店、拜法國領事官賀爾騰、
遇同船東西洋人數名、德那殷三人、晤後即回、遂次見

新建樓房二所、工作頗細、各門横一石匾、一書源興、一書宣陽會館、已正回船、又雨、行人多將橘橙與大小銅銀洋圓、投之于水、有小兒數名、躍入取之、見日本人則齊呼曰日本日本、蓋望其擲錢也、午正一刻展輪、繞回出口甚平、申正、驟雨一陣、雨點觸水跳躍不定、晚餐得食番果、名曰蠻果、似蛋色、紫如茄皮、厚四五分、澀如石榴皮、肉形如橘、味比櫻桃、色似海棠、飯後同二日本人坐談、一稱辦務使、從五位、鮫島籐原信年、近三旬、面黄無鬚、一稱權大記、正七位、鹽田管原篤信、年約二旬、

麻面無鬚皆奉官委往英法日耳曼等國辦理交涉事
務者能英語談次篤信舉筆書七律一章與看兼求斧
政詩云欲避炎威倚玉欄渺茫萬里碧波瀾去家既覺
南來遠北斗七星低不看彝曰璧合珠聯清新俊逸絕
似唐人風韻無懈可擊其人大喜復書平素所作一云
梅香雪影鄂羅夏螢火蟲聲印度春踏遍東西萬奇景
退成天地一閒人一云百二重關鄉信賒清明過後尚
天涯春雲不鎖夢魂返一夜故山踏落花二章慷慨激
昂有舉頭天外之想日本自古多騷士廣陵散尚在人

間也、是夕、清風陣陣、可著袷衣、與前三次經過、天氣迥異、足見或云此地四季無分者謬矣、

二十六日戊子、細雨、卯正晴、見風篷三隻、非皆南行者、然以輪船之速、比之反似退而不前、辰正北行、走馬戛港、東有麻六甲地、屬英國、西則蘇門答臘大島、屬荷蘭國、巳初、見東面山岡起伏、乃麻六甲之西南界也、同船有荷蘭人伊阿薩者、攜其三子、二白一黑、又麥雅爾者、係同治五年同船萬斛之友、問及萬斛、彼云仍駐扎窪現充提督、又日本人建野鄉三者相與扳談、彼云敝國

自古被髮左衽而近年風氣大異凡物皆倣西式比之
貴國自覺愧甚彝言大領闊袖為神洲之古裝何恥之
有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亦非無益彼云不知其所有
者何曰無非輪機火器之類耳彼云此固有益然亦有
損曰既與各國換約通商則此事自不得不學習之苟
吐棄而不屑為其禍患之來將指不勝屈焉其人聞而
感慨者良久當日申酉之間見左右小島二三近者蒼
翠遠者迷離終日水平紋如蓆捲其色深藍
二十七日己丑卯正大雨北行稍西過蘇門答臘之西

界、雷里錫里地方、長逾三百里、一望平衍、密樹排列如牆、過此則海水藍綠相間、如圖畫然、辰初西晴東雨南陰北虹、未幾大雨如注、巳正止、見西面碧岡層疊、長百餘里、午正復雨一陣、雨止即晴、晴即熱、似三伏、戌初過蘇門答臘之西北界、總名亞齊、外二小島、一名普陸、一名豪格、山與雲連、一望無際、縹緲千仞、如送如迎、過此稍西、水色深藍、

二十八日庚寅晴、仍西行、水色黑而平、午後稍北、逆風、船微簸揚、酉初、見西南烏雲大片、堆累如山、兩峯之間、

横有五彩一條如虹。乃日光斜射。與雲混雜而成者也。
又巨魚長約丈許者。躍水逐船。
二十九日辛卯晴。記同船日本人。多有善奕者。棋式與華同。又喜呫嗶。其聲如方外唪經。所攜書籍甚夥。如元冦紀畧、日本野史以及詩草文詞。靡不舁來供覽。午後一魚飛入艙中。長約八寸。其翅即其分水灣而能飛。足見造物之巧也。入夜天陰尤熱。微風浪湧。船即搖蕩。亥初因輪機氣筩稍有泄氣之處。停輪二刻。修畢復開。
十一月

初一日壬辰晴、未初、見同船數人、玩于船面、係一人曲身、以一手背撫臀、一人坐而蒙其頭、餘人後列成行、內一人立而擊其手、彼起以手指係何人、是則彼此互換、否則再蒙、此戲呼為滿收達譯法言、熱其手也、晚饌屏間、德威理亞那威勇二人仿華人拇戰、衆皆大笑、法人畢路安云、日本人亦有拇戰、係二人不語、對手三揺而後、出或掌或拳或無名指與將指、以掌為紙、拳為石、指為剪、剪能剪紙而不能剪石、石能擊剪而不能擊紙、紙能包石而不能包剪、此法與中土啞拳酷似、入夜涼、

初二日癸巳晴。因昨夜錯查度數。悞過錫蘭島。自子正回行三百餘里。午初始到。停輪後。浪雖小而船搖。風雖有而天熱。申初隨星使駕小舟登岸。乘車入城。里許至英人所設之歐建大店。樓高三層。內外整潔。茶罷。登車。北遊十餘里。一路花木與前同。惟有小兒數名追隨喧叫。有能英語者。則呼人以乞錢與菸捲。不能英語者。則言巴巴。不知其仿華言抑或土語耶。亦有賣肉桂鮮花及金銀戒指者。酉初回店。供具頗佳。得食西瓜。味甘皮薄。洵為解渴之冰漿也。旋有土人持寶石貝葉象牙瑇

瑁各器、紛紛來售、陸離光怪、如入寶山、夜徹涼、花香滿屋、清風若秋、蟲鳴四壁、唧唧可聽、記此島在南印度正南、周千餘里、有崇山峻嶺、多產寶石肉桂、異獸珍禽、天時酷熱、多雨多迅雷、前明葡萄牙據立埔頭、後爲荷蘭所奪、今則英人盡有其地、自古佛教興于印度、前漢東傳、盛行中土、晉之法顯、唐之元奘、曾歷其地、詳載而歸、今中土招提所供菩薩羅漢諸神像、或裸上體、或擎鉢盂、或耳帶環、脛束釧、衣袈裟、坐蒲團、與本地廟中無異、至元時、五印度半從回教、而佛教漸微矣、百餘年來、泰

西各國先後爭有其土、則五印度之佛教、不過碩果僅存而已、世代盛衰之感、洵不虛也

初三日甲午晴、早起見近岸三五里、樓宇相望、或石或木、雖皆宏敞、半就頹圮、憶自丙寅迄今不過數載、未加修葺、心甚異之、詢之店主云、此地當繁盛時、樓宇多係妓館、花天酒地、日夜管絃、今則風流歇絕、咸為貧者僦居、何能重事輪奐也、沿途酒肆間有幼女當壚、挽髮跣足、而面如灰土者、雖褰帘買笑、殊覺畏人、或云此即夜度娘、是變粉黛而為夜叉矣、土人呼一曰艾克艾、二曰

太克艾、三曰杜耐、四曰哈達賴、五曰巴海、六曰海艾、七曰哈代、八曰阿代、九曰那米艾、十曰得海、百曰艾庫賴、千曰力海喇、問好曰來柏爾、謝曰毛哈摩爾奚伊我曰馬馬你、曰額木巴他、曰額侯武、伊葉其字皆右起橫念、如我則[script]你[script]他[script]一[script]二[script]三[script]四[script]餘不及贅、卯正星使委慶靄堂赴輪船、令其撥小舟來迎、辰初回艙、本地土人有回教者、有佛教者、回教薙髮、佛教留髮、男女多食鮮檳榔、故唇齒色若猩紅、未初開船、忽附船有哀號之聲甚急、詢之、

知土人攜其幼女、傍船賣果蔬、女為輪機滚水所濺、哭
而呼其父、奈舟行甚速、瞬息已達百里、女之傷否未卜、
心甚戚戚焉、入夜凉、船極穩、
初四日乙未晴、旁風、船大搖蕩、酉初稍平、遇英國輪船
之東行者、其駛如飛、是日、係西麻十二月二十五日為
天主之誕、男女禱歌者甚衆、天明始息、
初五日丙申晴、水平如油、忽黑忽藍、忽葱綠、午後見同
船一印度孟買人、名發自馬、係回教者、先赴亞丁拜祖、
而後往居達地方者、能英語、問其相見之禮、曰遠則披

此以手撫頂、近則握手言、惟見其抱一男孩、極胖、重眉環眼、著草帽布衣、項有玳瑁念珠、弁鐲釧等件、頗似女孩、問貴處婦女有染下目皮之俗、此既係男、何亦染耶、彼曰、無女故也、問其名、曰阿米亞、生甫八月、問其胖之由來、對以飼牛羊乳故、

初六日丁酉晴、晨有日本人名山田虎吉者相見、俞惕盦與之握手、拔曰、握手非禮也、彝曰、入境問禁、入國問俗、書有明言、今所處之地、既非中華、亦非日本、以是禮行之、似無不宜、彼無言而退、後見其所帶漢書、有五經

四書、新論征韓略等、字皆清楚無訛、
初七日戊戌晴、水平如鏡、船行甚速、申初、陰涼、風起欲雨、船即簸揚、酉初大雨滂沱、戌正微止、入夜晴、仍風、
初八日己亥晴、船搖如昨、讀日本一書、顏曰絕句類選、評本所選皆唐宋詩、開章即賀季真回鄉偶書二首、通卷共詩數百、皆分類分代、可知同軌同文、
聖天子之教、未遺於在遠也、
初九日庚子晴、狂風巨浪、客人暈而嘔吐者居半、惟一日本人、年約二旬、病已四五日、鎮日不食、只飲涼水而

乙、申正過阿斐里加東北之素闊多拉島、島不甚大、寂寞荒凉、無人管轄、無人居住、或云多產寶石、記日本人攜有新刊輿地全圖一頁、極細、係由別國圖本譯出者、所有各處山之高低水之闊狹、靡不詳細周備、惟難識者、其國之平段字也、開二年前伊國平定後、官定通國庶民有能查出外邦文理器皿一切、有強於本國者、准其自行改易、毫無禁阻、是以同船之日本人皆著洋服、據云、俟到外國辦官務時、仍著伊國服色、若然、是仍不失其本也、究未敢深信耳、

初十日辛丑晴。船仍搖蕩。水黑色。天氣涼似初秋。早餐得食一種黃豆。大於薏米而味亦如之。法邦多產爲農食。呼其名曰比斯邦昊卜瓦尺尺易。日本人呼曰安斗瑪美。寫其國平叚字則エニトコマメ。正字則曰豌豆。又聞日本國俗。婚嫁不用媒妁。惟父母問男願娶某女爲妻否。問女願嫁某男爲夫否。彼此情願。乃結縭焉。晚見阿斐里加東界之高山一帶。翠微四合。削壁參天。地名蘇麻里。在赤道北十度。北京西六十九度。

十一日壬寅晴。是日爲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元

去

旦早起、彼此相見、皆道新喜、又值彝之賤辰、風平浪靜、水碧天清、茶香酒美、船穩人和、樂甚、午正遙見東面長山一帶、乃斐洲阿喇伯之西南界也、地名哈大拉木、酉正抵亞丁住船、見西岸景況稍異於前、開闢道路、建造樓房、而屋宇整齊者不足十所、白石碼頭只一而已、又各處憔法邦公所門首植二小樹、此地山則堆壘、水則汪洋、禽獸少見、花木無奇、

十二日癸卯晴涼、申正展輪、風起浪湧、搖蕩異常、晚餐得食蘋果、味如沙果、或云來自印度、記日本刑律、放大

者縛于十字架上、以柴焚之、忤逆者縛于十字架上、以
槍刺之、通奸者徒、殺人者抵、其喪服亦白色、父死百日
釋服、母死五十日釋服、貿易者可請于官、減至十日、餘
與中華大同小異、又本船船主傳瓦石、因此船初次改
路由華回法、以便修理、而紅海窄且島嶼多、乃由亞丁
僱一引水人、酬法圜四百方、令其引至蘇耳士
十三日甲辰、晴、北行順風、丑正入紅海口、西面多山、黃
赤黑白四色、乃阿斐里加之東界也、地屬阿柏奚呢亞
東面高山、遠望迷離、乃亞細亞之西界也、地屬阿喇伯

辰初、見東面一島、不大、色白、形如筆架、又西面山峯萬笏、以千里鏡窺之、因其映日幻成五彩、巳初、船復搖動、波浪洶湧、未初、又東西小島四五、亦皆白色、入夜熱、

十四日乙巳、晴熱、午後、忽見二蝶飛入艙中、色淺黃、長約寸許、不知來自何處、翩翩僊舞、輕盈可愛、入夜風清水靜、熱退涼生、星稀雲淡、皓月當空、宛似中秋景也、

十五日丙午、晴、水平如鏡、雖係隆冬、而熱如盛暑、因同船有六七日本人、早餐後、與法人畢路安談、次畢君極讚日本前進之速、言十餘年來、不惟國政多所更張、即

民間風俗、亦多改從西法、如輪船火車電線等、皆已通行國中、衣飾房屋、亦漸次改式矣、彝言天下各國政教、咸有所本、固當不失本來面目、至火器車船等、因西國多以戰爭為心、在他國自不得已而仿行之、其他似不必然、因無事更改也、夫日本諸事既效泰西、自當一律、其大者不必深論、姑將至微者言之、試問日人所著衣履、究比西國如何、畢曰、按所著衣履較之西國相去遠甚、而且貽笑他人、蓋其服色于官民文武品級、尚未分別也、彝聞所言、笑而未答、

十六日丁未、晴、平、申初微陰、逆風、船甚簸揚、晩有日本人鹽田者、持溪琴山房詩稿、係伊國時人紀伊菊池保定士固所著、士固者鹽田之父執也、能吟咏、其律詩頗佳、如五言者題有岐岨山中七首、以紅葉青山水急流爲韻、紅字韻詩云、曾自五丁鑿、遙遙一線通、苔磯帶雨綠、霜樾破烟紅、雲漲蒼山没、溪回石路窮、行閒想者語、山下穽寒熊、葉字韻詩云、關河遠跋涉、秋暮山重疊、客袖薄於雲、鄉情多似葉、芒鞋親短筇、疏食彈長鋏、尚有客魂豪、行看弋者獵、青字韻詩云、板屋倚林垌、寒泉入

小庭、敲雲孤磬冷、燃夢一燈青、烏起月侵砌、風鳴葉打樓、臥知霜威重、衾薄睡頻醒、山字韻詩云中山百二關、險隘老杉間、藤絡臨溪石、雲沉欲雨山、四時巖萼發、千古岳蓮開、暮弔英雄跡、淒然淚自潸、水字韻詩云殊鐘萬木裡、蕭寺何處是、行見歸林雲、坐聞鳴磵水、蔓枯薯蕷脆、葉落茱萸紫、為擲羈旅愁、欲追赤松子、急字韻詩云健竹青簑笠、潭明影如揖、思家曉月進、為客年華急、霜重野狐愁、葉零山鬼泣、總驚千里魂、只見單襟溼、流字韻詩云單身辭帝州、來踏信中秋、樹抱荒城古、水搖

危機流家書封暗淚燈火照青愁爲問故園月寒衣已寄不

十七日戊申晴熱逆風早見東西諸山連綿絡繹色皆黃白東爲阿來比亞西爲努北阿皆埃及國之邊界也蓋一因乙入黃道更因將出紅海故度數既與蘇浙同而天氣亦覺無異晚見洋人一種玩物法名貝拉柏凱係一皮條長約二尺兩端各置一木球大如橙一端連一木棒長約半尺擅此技者一擲一轉自將球插棒頭有日本童僕年甫十四歲善擲是球日本武生告之曰

若能擲十而得八、必跽而叩首、已而果然、而與之賭者、若崩厥角矣、又日本人管原蔦信強令彝一揮毫並乞一拈韻彝辭以船搖心亂、伊仍嘵嘵不已、乃磨墨伸紙、草錄唐詩二首、又口占四韻云、四海皆兄弟、瀛寰五大洲、遨遊輿地外、數載弗能周、幸遇鄰邦士、乘風溯上流、挑燈衷曲訴、詩酒足千秋、當日因將至蘇耳士多有下船而他往者、于是本船總管茄良英人賴安索中國紙扇以便奉揚法國婦人戴都娰與杜彩鵠索女工鍼黹、以作表記、彝乃一一與之、眾皆喜謝、酉正見東山頂月

出少半、俞惕盦乃舉酒而邀之、移時光圓如鏡、彩徹雲衢、而西山後、日落餘輝上映、如大噴吐、少刻朦影限盡而光滅矣、海面不寬、如中土鄱陽湖、左右小山羅列、惜無花木、皆突兀不毛耳、亥正一刻、抵蘇耳士、住船下貨、有法人畢安者、性嗜麯蘗、自言恨無華友代購瓊漿、彝乃商諸惕盦、乞高粱一杯、而與之、其人喜云、較之敝國直因酒、遜此多矣、其色同、其味甘、其力柔、

十八日己酉、晴、此地排列風篷火輪各舟、多於前三次經過所見者、所識輪船、有埃及、七隻、英法數隻、內有英

國變礮臺鐵甲輪船一隻、不甚高、長三十餘丈、寬逾三丈、鐵厚四尺、雄壯可觀、本船原欲早開、因有英國兵船擱淺當路、午後始移、申初開船北行、入法國新開之蘇耳士河口、係同治三年法國輪機使者賴賽撲設法開鑿者、時閱六載、共用洋圓萬萬、合銀七千二百萬兩、長三百里、寬六丈、深二丈四五尺、南口在蘇耳士、稍東仍名蘇、耳士北口在阿來三究呀之東、地名波賽、此地原為亞細亞阿斐里加二洲之連脛、今竟瓜分為二、神工鬼斧、人定勝天、古之愚公移山、不過徒傳虛語也、入口、

見左右堆土高皆逾丈、此外地皆沙漠、無房舍、行八里許、遇英國輪船名教蘭兜者、長二十餘丈、寬二丈許、通身綠色、其上男女行人甚夥、彼此眺望有相識者、皆免冠搖巾對呼名姓、又數里忽見一坑、只鋪乾草一堆而已、共行六十餘里、戌正至薩哈哈地方、恐夜行遇險、因而停泊、遙見西岸酒肆木房二三間、一帘在望、而甕頭之香、已習習而來矣、晚餐後、駕小舟往看船右輪機、挖泥船、船長四丈一尺、寬盈丈、首尾如船、中空、立鐵架、如橋、前後鐵練數根、以輪機轉斗三十二箇、每箇鐵造、長

約三尺、周迴四尺、底有孔、上下環行、取泥澄水、上若滿而下、自空、泥皆歸入船旁木舟、舟滿傍岸、聚泥成堆、每一小時、汰泥萬斗、一日可掘地周數丈、深二十四尺、誠挖河之良具、以之掃沙、自無淤積之患焉、

十九日庚戌晴、卯正開船、去此漸寬、後則兩岸高低曲折、或遠或近、間或渺茫、名曰鹽湖、是湖自開河後始有水、沿路遇小船六七、復入新河、行十餘里、入小湖、地名賽喇彬、始見青草數堆、葱蘢可愛、午正抵義思麥利呀住船、即時束裝、改乘小輪船、行三里許登岸、策蹇行一

里過木橋入葩釀店樓高二層亦頗整潔主人係法國婦人名巴蘘者晚見五孩戲于樓前一人手舉扁鼓以指敲之無節奏只聞丁東之聲而已四人互相跳舞忽躍立于頭之上忽偃臥于足之下如戲猴然殊有趣此地多沙磧鮮田疇人烟稀少亦一寂寞鄉也由蘇耳士至義思麥利呀計水程一百七十里有奇

二十日辛亥晴早隨星使乘馬車北行三里許至法國激水廠因波賽無甘泉故每日由此以輪機鐵筒激去二百萬瓶每一萬六千瓶值銀一兩此廠已設三年大

獲厚利、厰主名皮爾者、引入機房、一大鐵輪、周約八丈、旋轉極速、出此、則前後花園、引水開渠、所植茨菇蓮花、其種來自中土、橘橙葡萄、每架可結二百數十觔、花有一品紅、仙人掌、旱金蓮、僧冠帽、黃紫佛茄、紅粉繡球、大麻子、霸王鞭等類、蔬有蓁菜、波菜、白菜、蘿蔔等類、畦隴交通、芬芳襲鼻、去此、復行六七里、至新河畔、觀法后行宮、規模不大、亦無樓閣、高約二丈、石座木身、內外糊紙、圖畫五彩、內分一大間六小間、鋪陳華美、四壁生輝、有土人四名看守、據云前二年、新河告成之時、法后來此

賞覽、宮外四面無樹無花、殊少點綴、回而南行、見有新建本地總管公署、樓房高大、壯麗可觀、再南入一長街、東西市廛對列、多係西人開設者、房皆無樓、頗鄙陋、惟一鋪門首懸中國一畫、所繪華官紅頂大翎、貌似粵人、頗生動、後入一小花園、環垣繞以花木、中有鐵架水法、木凳行行、係為遊人休息之所、少坐即歸、早餐已、初登火輪車北行、稍西至祺裒集地方午酌、地近埃京開路、微覺繁華、過此則田疇交錯、樹林陰翳、竹籬茅舍、繞屋扶疎、多有松柏楊柳、桿棗菜蔬、沿河一帶、荷葉菖蒲清

氣撲人眉宇、後過乃勒江鐵橋二三座、至北納爾地方、易車因地係通衢、少待片時、即開行矣、戌正抵阿來三宄呀海口、改乘馬車行五六里至豪泰德安代街入法人開設之英邦大店樓三層、頗華美、前臨街市、後傍海邊、上置花石水法、登樓看海、一望無際、潮浪之聲、晝夜不息、由義思麥利呀至阿來三宄呀計陸程五百一十里、入夜微陰涼、

二十一日壬子晴、午正有法邦總領事博洛呢葉來拜、其人曾到上洋、約于戌刻在彼晚餠、去後彝同俞惕盦

街遊、樓房閣巷、稠密曲折、城市鬧熱如中土、房舍形式
似泰西、路途平坦、鋪多洋人開設、所售者、本地回錦絨
氈、穀有粳米麥麪、高粱、莜米、黑黄豆等類、蔬有白菜波
菜豌豆蓁菜、香菜、大蘿蔔、胡蘿蔔、扁豆黄瓜、茄子蓁椒、
葱蒜韭芋、無花果、山藥豆等類、果有蘋果梨杏、葡萄甘
蔗西瓜榧子、榛子栗子、石榴核桃、橘桃李柰等類、牲畜
有牛羊雞鴨魚蟹等類、間有豬肉、亦係洋人所售、因土
人皆回教也、所用器皿、多與中土同、其衣履則詳見初
次航海日記、無須再述、惟見女子間有不著象鼻形布

銮者其下唇有鍼刺藍點一叢、不知何意、伊國古字象形、今則與中土回民同、其數目如١.٢.٤.٥.٦.٧.٨.٩.١٠.他如[illegible]其義未詳、其式亦左起横念、與泰西各國同、所用銅銀錢亦無孔、戌初一刻同殷伯爾那威勇隨星使乘車行里許、至博洛呢葉家登樓、見有上海各商所贈萬名傘二柄、如德茂莊德興齋等字號、横幅一條、上嵌中外式孚四字、亦係上洋各商所贈、四壁羅列中土東洋陳設、頗華美、同坐有伊眷、餚食味甚佳、少談、謝別、入夜暖、

二十二日癸丑晴、巳正、隨星使乘車答拜博領事、遂同
伊往拜本地總管蘇弟哈喇法、其公署頗寬敞、式與泰
西同、其人先拉手、後以手扶頂為禮、談次、每人各進旱
菸一袋、加非一杯、烟具長五尺、黃銅鍋、鎏蠟嘴、土奴然
著、跪而進之、地放銅盤、置菸鍋于其上、少坐辭歸、未正、
蘇總管來答拜、旋有前同船之俄商吶斯閭福及美國
領事官白塔臘來拜、留飲而去、申正、持星使名片答拜
吶斯閭福、伊邀同乘馬車東行二里許、至海邊、有一方
石柱、高七丈五尺、周約二十八九尺、其底座經苔蘚剝

蝕、多有損傷、據土人云、已歷二千餘年矣、去此、出城門名勒賽達者、復行十餘里、登土岡、有一圓石柱、高八丈七尺、周二丈、據土人云、係古時王后名柯柳碧尤塔喇者所立、亦二千餘年之物也、看罷、分歸、其地城皆土堆、羅列鐵礮、內外兩門、有濠無水、客人僑寓者、夜間不可出遊、恐有強盜、故懷戒心、街市乞丐固多、而土人之跣足鶉衣者、亦復不少、足見土瘠民貧也、入夜微風涼、

二十三日甲寅晴、午正隨星使乘車往得拉雖店答拜白領事、申正一刻、偕德威理亞乘車北行二三里、出城、

復行七里許、入一大花園、園名大都、每禮拜與禮拜五日開、其園甚古、周遍五里、花樹叢雜、豔冶馨香、中一樂亭頗高、樂工三十二人、紅衣紅帽、所操係西洋樂器、而音調稍差、四圍鐵椅木凳、行行男女遊者甚夥、車馬喧闐、少時樂止、樂工列隊出、登小舟、絲竹復奏、順流而南、遊人傍岸追隨、半路而別、河不甚寬、長流渺渺、兩岸楊柳、翠色迎人、本地所售點心、有油餅、麪包、麻花、涼粉、炸糕及油炸果等類、宛然京都風味、栗子頗大、惟以小鑪鐵盤燒之而已、土人棺木、係一長匣、窮人持服、只以白

布纏頭、其墳塋亦與中土回民同、

二十四日乙卯晴、巳初、有布臘圖領事官扎吶司來拜、其前驅者兵服白袴、紅毡金綫靠黑帽上插黑雞翎、身佩長刀、短劍、手舉長槍、下連銅刺、上畫血字形、王帽不甚大、是日見鄰舖有出殯者、前舉一十字、二玻璃燈、後有三神甫誦經、棺不蓋蓋、四人以手提環、七人著新服、以白布交縛其手、口含白棉、係奉天主教者也、未初、持呈使名片答拜扎吶司、乘車東北行四里許、登其樓、頗整潔、其人能法語、坐談片時而回、入夜金飈送爽、蚊雷

賭人、而晝間蠅仍在舞、揮之又來、何惱人者之如是多也、

二十五日丙辰晴、巳初、乘車出城、至碼頭、其繁庶如羊城、舟行二里許、登法國公司輪船、名賽得者、式與前在地中海者同、頗寬敞、長三十二丈、寬三丈、遙見口內火輪風蓬約過百艘、岸上樓房鱗比、氣象一新、勝於二年前所見多多矣、午正後、輪出口、西北行、逆風、船甚簸揚、

二十六日丁巳、早細雨、卯正晴、涼、浪大於昨、晚餐後、因見俞惕盦多飲少食、曩奉四句云、先生一日酒勝我飲

三年、惟有加餐勸、杯中物可捐、

二十七日戊午晴、風息水平、船行頗快、辰初過甘的島、

希臘國所屬也、長逾百里、山頂白雪迷漫、終年不化、所謂銀沙鋪滿三千級、玉幾圍周十二峯者是也、記埃及人呼一日哇亥、二日他乃恩、三日達拉塔、四日阿拉巴五日哈木薩、六日司業達、七日薩瓦、八日他麻呢阿、九日代薩阿、十日阿沙拉阿、十一日海大什阿拉、十二日艾他那沙拉、十三日大拉他沙拉、十四日阿拉巴大沙拉、十五日哈麻斯大沙、十六日賽大沙、十七日薩瓦大

沙十八曰塔麻呢大沙、十九曰代薩大沙、二十曰阿沙林、三十曰他拉的因、四十曰阿拉巴因、五十曰哈木三音、六十曰賽的因、七十曰薩巴因、八十曰達麻呢因、九十曰代薩因、百曰米葉、問好曰那拉克薩伊達、今日曰那哈拉達、明日曰白歐克拉、昨日曰挨比葉拉、老爺曰好阿格、太太曰賽達、是曰艾瓦、否曰喇、入夜涼生、大有秋風之感、

二十八日己未、早微陰、水深綠色、已初晴、昨由英邦大店僱一洋僕名貴立克斯者、年約二旬、係義大利國人、

生于埃及能英法語、性聰敏、一路照料行裝、靡不周至、聞埃及回民之棺匣、多係檀梨之木、甚為堅固、葬時傾亡人于坎內、覆之以土、將棺帶回、以備他人再用、為雙親持服一年、亦白色、不知中土回民之俗、傳自埃及、抑或土民之俗、來自他邦、皆不得而知也、晚餐得食西瓜、甚甘、入夜、北行稍西、順風、船始覺速、

二十九日庚申、晴平、早起束裝、卯初抵墨西拿、住船即駕小舟登岸、路燈未息、行人稀少、步至倭番斯圭喇的街、武宜呪甲店、店不大、樓高四層、街道狹窄、泥濘難行、

是島在義大利之西南，通名西奚里，縱橫皆四百餘里，居民十餘萬，度數與中土之河南、山東同。是時雖值隆冬，花木吐秀，天不雪，亦無冰。島上多火山，山頂大石頻飛，火發透流，田畝頻年受害，而居民不肯他徙者，因土地膏腴，物產豐厚也。無如性多懶惰，不事工作，故貧乏者居半。嘗聞西人云：義人最美，而特嫌其不潔，蓋義人不勤澡滌，一月始沐浴一次。今見其幼女，率皆環眼隆鼻，粉面烏眉，天資甚麗，惟破衣赤足，殊欠修飾耳。申初率賁力克斯街遊，北面臨河，舸艦連檣，東北山岡蒼茫

滴翠、有一大禮拜堂、甚古、通身石建、名曰喇呢木達布魯戛達的、高約九丈、深十九丈、寬八九丈、入內見男女跪而誦經者六七、中設黃綢幔帳、陳設多珍、左右白石古像十八、正中十二石柱、列爲兩行、其色青黃如鐵、回店因地近囂塵、湫隘不堪居住、乃移于賽力巴喇的街路北之韋兜亞店、院落寬闊、樓高五層、華麗淨潔、見其搬運行李、係以四輪長車、二人拽之、甚快、是日午正有法國領事官于達來拜、

三十日辛酉、晴、早街遊、清風轉蕙、爽氣宜人、見有驢騾

牛馬、負載往來、大小與中土同、惟山羊成羣、有黃白紫黑四色、蘋果形長而色黃、其味如梨、又一果形如雞卵、前尖後凹、皮有黑點、如中土之李、瓜有冗刺、觸之痛甚、洗以熱水、其刺自化、其色三變、先白、次綠、次黃、熟乃紅、味甘價亦廉、其名未詳、餘有栗檬梨橘等類、所需器皿、與他國大同小異、惟撲滿一物、亦係以泥塡之、與中土無殊、未初陰而細雨、隨星使乘車、答拜于領事、行三里、始抵其家、見其妻子、瀹茗食果、少爲周旋而歸、其房臨河、雲嶺相連、高低莫測、一路甚涼、

十二月

初一日壬戌、自晨至夕、時而晴暖、時而陰涼、時而大雨、時而惠風、一日之間、氣候不齊如此、得食白菜波菜茼香菜紅蘿蔔莽菜芋頭等類、聞冬月初一日、地中海日蝕、遍海皆黑、然燈不明、竟壞輪船四隻、風送三十餘隻、亥初、于達來呈其外部派迎中國

欽差之委員由馬賽寄信、云請星使即乘所至之船前來馬賽等語、伊云、此船今夜不來、翌午必至、是夜檢點行裝、

初二日癸亥、陰涼、早發行李于碼頭、以待輪船、未初本

地官蒲萊棐來拜、未正晴、此地雖屆冬令、蠅蚊尚多、營營擾擾、晝夜相尋、申初有土人男女老幼二十餘人來店、爭看華人、皆能英法語、乃同登樓步梯四十餘級、至頂一望、蒼海無涯、窺以千里鏡、遠見濃烟一縷飛來、乃火輪船也、即辭眾下樓、料理一切、酉初乘馬車行里許、至碼頭、復駕小舟行二里、登法國公司輪船斯夏奈達、長二十七丈、寬三丈五尺、式與賽得同、係自土耳其國埔頭走黑海來此者、船主郭地陽、言語溫和、款待恭敬、亥初開船出口甚平。

初三日甲子晴、北行稍西、遠望東鄙、山嶺連綿、即義國之西南界也、早餐得食一物、英名阿的抽、其色青、芽瓣層層、似中土之百合、又如蓮花座、洋人皆以白水煮熟、或生食、飄以油醋、味似茭白、入夜極冷、風起船搖、

初四日乙丑、細雨、早見東面二島不大、一名艾拉巴、一名莽代克里斯兜、西面大島長二百餘里、上鋪白雪、下滿綠樹、山高故也、地屬于法、名曰開爾賽戛、係前法君拿破侖第一生産之地、旁一小島名戛布雷喇、臨過時、見島上海燈樓、出花旗問話、船主取書核對其所問者、

係願以電綫往馬賽送信否、與乘船者何人、本船亦繫
花旗、對云願送電信、乘是船者係中國
欽差等語、入夜船搖、大雨如注、
初五日丙寅晴、辰初、抵法國馬賽海口、住船、有前駐中
國之法國使臣哥士奇來接、下船、乘車行八九里、仍入
前二次所住之得露大店、哥士奇去後、查收行李、申初、
隨星使乘車行里許、至閣朗店、答拜哥士奇、未遇、晚有
本地二等寶星第四隊副將聶烈、及千總傅達義來拜、
二人知弇曾來此四次、暢談已往之事、臨行邀同觀劇、

因公務忽忙辭謝、亥初、忽聞樓外樂聲一陣、出而視之、共兵百餘名、亂步而行、有唱者、有泣者、有疾驅者、有蹤行者、行人皆擊掌而賀、蓋當時法郎西與德義志兩國鏖兵數月、其搆衅之由、因五十年前西厯一千八百三十年即道光十年夙怨未平、法君拿破侖第一、將日耳曼諸國、盡行征服、令各國兵將聽其指使、以助征討、法雖屢勝歐羅巴各國、而日耳曼勞兵費餉、已屬不支、嗣于西厯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豐九年法助義大利及德義志征澳地利亞國、三國凱旋、議割澳地以茀呢奚米浪二地歸于義國、

德國自取邊界數地、法君以比利時國之陸克尚浦與瑞士國之芝遜乩二地界于法疆、擬欲取為已有、以固其圉、而德君不許、比一畔也、德君因此設防繕、修甲兵、操練軍馬、屯儲糧糗、細考法邦地理、西曆去年六月間、日斯巴尼亞國老王薨、因其太子、究非己出、民以為恥、乃欲招邊國主、請諸德德君以日斯巴尼亞北界法郎西遂令其兄子發達利克舍爾登日國主位、意在日後如與法戰、則日主即德人也、法有戒心、不許其事、德國大臣、以戰事尚未完備、不可與法較、請姑從

之、德君聽其臣諫、其議遂寢、法猶恐之、乃與法臣計、飭駐德京之法臣貝楠得的者面告德君并與盟之曰、嗣後德國子孫、不得登日斯巴尼亞之君位、及盟期、德君不答而退、乃向法使曰、從此兩國無事可為矣、法使以其語飛聞于拿破侖、德義志原名布晉斯乃由是合日耳曼諸國為一、以圖協力攻法、西歷七月十七日、法外部大臣萬孟請與德戰、即日發電綫、知照法國之各省軍營、剋期發兵、兩國各撤回公使、各發照會、通報歐羅巴暨阿美利加諸國、宣告兩國不日交戰、與諸國無涉、各不

筆

借助云、法君與其世子親領大軍、令兵部大臣婁白虎
為前導、先抵美趾省、晝夜輪車往來各省、徵調軍馬、至
八月初二日始、齊兵二十四萬、當日午初、法兵過界、
至色合柏爾城、遂失守、初四日法三營將軍屠威領兵
攻華子柏爾城、大敗、全軍幾殁、惟屠威一人匹馬獨戰、
痛受槍傷、後有將軍馬克謀宏兵至、救回色合柏爾城、
初六日德兵過法界、有將軍富斯愛率兵抵敵、法復敗、
遂同馬克謀宏逃過海索汾城、至直立唐奚城外禮拜
堂中隱避、此役殁于陣者、將官二員、兵馬死者不計其

數、初七日、德兵三萬、圍色合柏爾城、擒法兵三千、克復城池、初九日、婁白虎戰亡、令歸白生富斯愛馬克謀宏各營兵馬齊集美趾、初十日法京出示通城預備大器、多進糧草嚴兵固守、城上添造木房、城外各礮台添設大礮、以壯聲威、十一日馬克謀宏在苐合臘地方與德戰、敗、十三日、德圍斯達泗浦城、城內兵一萬勇四萬、被困五十日、晝夜進攻、法軍陣亡大半、房屋平毀無數、連日槍礮火飛如雨、人皆藏入地洞、後因鐵道不通、援兵不至、餉糈告乏、遂皆納款于德、十五日、德軍一面進攻

直立唐美一面合圍美趾直立唐美失守法君攜其世子逃至葦河洞城白生率軍出美趾城與德決一死戰自晝至夜德趾傷兵四萬法仍不能取勝乃退入守城內外礮台堅固兵九萬勇七萬槍礮大藥足供一年之需德軍圍至七十日環垣高築土城以大礮俯攻二十八次後以城中糧盡遂乞降焉十六日法君退至舍隆因各處電線鐵路皆爲德軍拆毀援救罔應二十五日欲去舍隆走水塘乃部署未定而德軍四進矣九月初一日圍攻舍隆法兵復敗馬克謀宏創傷甚重初二日

法德大戰于水塘城、七晝夜互有勝負是役也、德軍六十萬、用槍礮百二十萬、至是得虜法軍三十五萬、奪獲大礮四千七百門、槍三十萬桿、踞地二省、至初六日、法君欲與德議和、德君不允、當日午刻、法君手舉免戰白旗、欲見德君、乃先遣一官、往送寶劍、以示相投之意、德君答云、不能與劍對語、即欲議和、可令拿破侖自來、未初、法君覲詣德營、德帥畢駟馬與其大將何棹、暗約調軍三十萬、來淵窺發、與法軍八萬、復大戰于水塘城、法旋敗績、拿破侖遂被俘焉、城池官員兵卒、皆歸于德、初

七日、巴里閙各處失守、國君被俘、衆議改為民政、遂于是日擬定各官、巴里提督代理營務、所選各部、如吏部亢貝得、戶部皮格、禮部席孟、兵部傅羅、刑部柯梅、工部唐安、海部富立松、商部馬年、外部發福爾、以岡北達為帥、內以屠顏許操兵、而民主執國政焉、君后問衆可仍居巴里否、衆云不可、遂攜世子逃往比利時、尋又入英吉利、初八日、巴里查點各營軍器、計存槍三萬桿、而火藥皆係沙土、十五日、派員往英乞代議和、英乃告德、德除索法三省地、兵船一半、及各營軍器外、須賠償兵

餉數十萬磅、合銀八千四百萬兩、英俄澳諸國同議無法、十八日德困巴里、拆毀鐵道電線音信不通、發福爾親入德營、問其前言能改否、畢駟馬言不能改、乃歸、後又求德免戰數日、因此時巴里民選會堂大臣、畢駟馬先要法予邊界大礮台二、巴里大礮台一、德兵被俘者釋還、并償銀八千四百萬兩、法不能從其議、于是西南北三面憤起義兵、二十二日、在巴里來礮台大戰、法勝、次日又戰、法亦勝、德兵傷兵萬餘、失大礮數門、噴礮十二門、旋戰于北礮台、法又勝、德軍退住衛灑與三克路

二舊王宮、日夜築土礮台以攻巴里二十四日義大利國因見法敗、乘勢進兵于羅馬、逐出天主教皇、以羅馬為都、蓋法君后係天主教、而教皇多賴其勢以轄人也、後借公論、令其移住瓦的甘城、而盡銷其權、二十五日、法東鄉兵來援巴里、遇德兵戰、德敗、時巴里儲備糧糗、足供三月之需、城外大小礮台二十三座、計礮八百零八門、城上計礮一千二百門、沿濠戰艘十數隻、各處埋伏地雷火礮、官兵二十萬、鄉勇四十萬、每日出城引戰、德不得入、三十日、夜半、法兵四面出城、探德兵地勢、于

南礮台外二十里遇德兵、戰德敗、退入村堡法兵追入、
步戰、彼此傷兵數千、法奪回二村、十月初九日、有戴紅
帽之鄉勇十萬名、為紅頭者、齊赴外部、偽以擊退德兵
為名、欲藉改民政而作亂、遂調各部兵將擊退之、自十
月初至十五日、各礮台日夜轟擊德土礮台數座、而德
兵移營漸遠、矣官出告示云、凡鋪出售、皆依官價、不得
多賣、如麪包每斤三穌半、牛肉每斤一方零一穌、羊肉
每斤一方、豬肉每斤一方四穌、此數日內、凡窮人無依
者、准其入城逃避、而收養之、德兵退、皆放還、十三日、法

京東南、四路出兵與德戰、德敗、又奪回二村、西礮台放大大彈、自焚三克路鎮與舊王宮、德兵退、十八日、德兵五千至石頭洞村、村人與之戰、乃于道口築起土城、以阻德兵歸路、德放噴礮、房樓盡毀、德傷兵一千八百、乃退、法亦被傷數百、官賞洋圓一萬二千、以褒其忠勇云、二十一日、有將軍瞿克歐者、率兵十一萬、帶礮九十二門、分左右中三營、出城探德兵地勢、其中營往阿侯驛麻爾梅松各村、引彩、自未至戌、彼此大礮噴礮、連放不止、法大捷、後遇德救兵、至不得前進、乃各行緩退、法失

礮二門、傷兵四百四十三名、德陣亡者、二千四百名、其
左營阻德過河、德乃自造木橋而渡之、不意馬隊過時、
而西礮台連放二礮、擊壞木橋、兵皆落于水矣、各土礮
台亦連放數百礮、而將軍白朗土者、追獲德兵一百四
十名、其右營將軍斉努阿者、與德戰于三克路茂洞賽
佛比陽豎古皇河邊、無分勝負、日暮罷兵、各自守營、此
時巴里城內、集捐鑄礮五百門、各家儉用、每日兩茶一
飯、一人只准買肉四兩、其餘豬鴨雞魚及乾鮮菜蔬、皆
無、雞蛋每箇六穌、各村鎮禮拜堂之銅鐵器皿、皆取以

鑄礮、城內造鐵道、以運軍器、二十九日、丑初、法東北方隊長貝喇嘛遣兵急走蒲日村、暗襲德營、遂入村、據守、各要路、築木柵、四面立土礮台、午正、德伏兵掩至、法兵將牆垣穿孔、槍礮齊施、德兵漸退、至東北大礮台、又被轟擊而退、午後、德又來兵二萬五千、帶礮數十門、連攻一夜、德仍未勝而去、此村距巴里十二里、屍填溝壑、血滿田疇、當時德兵在巴里城外、四圍築大礮台、下開深溝、爲礮子所不及、各樹林中亦築礮台、掘大洞、兵藏于內、德共來大銅礮數十門、重皆十萬斤、長一丈六尺、銅

礮子、長一尺、重千斤、開花子、重九百九十八斤、圓子、重九百六十斤、內含火藥十四斤、錫礮子、重一百九十六斤、礮車用六輪大盤重二萬四千斤、共值銀六萬五千二百五十兩、大礮每門值銀四萬六千二百五十兩、每放一次、火藥礮子、值銀三百八十四兩、開花子、每次用藥二百八十八斤、近因火道電線、皆被德兵拆毀、巴里乃以輕氣燈四外寄信、三十日、德兵三萬帶礮三十門、由古南寺分路下山、復得蒲日村、法兵被俘者四千名、三十一日、法外部遣告英俄澳義四國、乞代議和、即日

派員赴德營、乞暫停兵、以便選舉各省會堂官、畢駟馬、
未允、午後有紅頭數萬圍守提督公署、聲言要改紅頭
民政、廷臣集議、示以翌日宣告、須通城人民保結、再為
酌定、十一月初三日、巴里百姓保者五百五十萬七千
九百九十六名、不保者六萬二千六百三十八名、改居
未定、是日前往四國之員、各同使臣奉命而往德營會
議、一為法國選舉各省會堂大官、以立民主之邦、一為
巴里辦糧、一為免戰二十五日、以為議和之地步、德君
與畢駟馬駁云、法京糧糗告乏、不能久敵、待其譁潰、自

然乞降、又有紅頭作亂、其敗可翹足而俟也、初九日、四
國使臣因議未果、乃請諭照而行、未幾而南方之兵與
德慶戰于鰲立陽城矣、德兵被俘者二千餘名、失大礮
二門、火藥二十餘箱、輜重馬匹無算、德兵逼近巴里、繼
此又各傷二千餘名、此時巴里城四面與各礮台施放
火器、晝夜戒嚴、十四日、南城外法兵退、德兵折回克河
堆善皮呢二村、工部覲點軍器、刻即製造大礮一千五
百、噴礮五十、炸礮子二百五十、其餘鉛丸火藥稱之、又
令將牛馬騾驢猫犬鴿鵝納官、分賣有定價、不論貧富、

每人一兩五錢、持牌領肉、而卑無代步矣、又兵部出示招兵、無論何人、其有妻無子者、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入隊、有妻有子者、登埤守礮、無妻子者、二十一歲至四十五歲皆出戰、其十七歲至二十歲、願者亦可入營、此時共兵六十萬、大礮三千五百門、二十九三十兩日、東南戰、勝敗無分、十二月初二日法兵連奪五村、擒德官四員兵八百二十名、大礮四門、槍無數、法兵死者九百三十六名、傷者四千六百八十七名、武官傷者三百四十二、死者七十二、德之傷亡者、一萬有奇、因此免戰

六日、以便瘞埋、此次血戰、地周五十餘里、死屍枕藉、慘目傷心、嗣因德兵阻路、法兵只得退入巴里以謀再舉、二十一日、法兵出城東北交戰、自辰至酉奪回六村、德兵被俘者百餘名、二十二日、德兵折回轉戰、勇倍於前、法力不支而退入城矣、失兵六百餘名、傷亡者千餘名、是日巴里西南教的洪城失守、傷亡各二萬有奇、而法兵被俘者、一萬二千、十餘日來、外省連戰、法又失二省四府、法共三十三省、自初戰迄今、計失五省四府數村、二十八日、法兵戰于巴里東南狄仁省、德敗退入五昌

府法兵追至奪回五昌德乃西退得援而止繼又戰于巴里北美梅府德敗傷兵七千退入南嶠武官柯立尚追至德旋小捷而陣亡二千餘名內王一將軍二法之傷亡者相埒又戰于巴里南法敗德王發達力克舍爾受傷又巴里正東每日小戰法兵東進以斷德之回路三十一日巴里東之荷泥花溪努尚三礮台俱被德兵轟陷德又築土礮台十二放銅礮八十門其力可及三十里法兵連日仰攻未能得力本年正月初六日城外西南山頂德築大礮台十二枚大銅礮一百二十門晝

夜齊發、以攻礮台與城、兼放開花礮五六千于城內、大半落于昆安江之南岸、擊死養濟院中之病人無數、又一礮子落于女學院、幼女傷者六死者五、其血肉飛粘四壁、慘不忍言、又轟天主堂數座、傷死男女老幼數十名、又燒毀樓房數處、大花園火樹銀花、壯靈園禽鳥獸駭、誠為未有之浩劫也、按萬國公法、應于未攻之前、二日宣戰、以便準備一切、今德未先通報、遽行火攻、殊屬有背公法、故法外部照會歐羅巴及阿美里加各國、聽其公論、十五日巴里出示、每人只許喫麪包四兩、德兵

至此、已圍困一百三十三日、城內糧糗告乏、又因紅頭反間幾有譁潰之虞、加以每日房宇崩壞、死傷相繼、雖各省救援、亦皆敗走、衆議決一死戰、以圖保全于萬一、亦不得已之舉也、又巴里東北之山泥城、被攻五晝夜、每日礮子落于城內者、已積如山、二十一日、巴里城內各營出戰、自辰至酉、敗績回城、兵多逸去者、二十五日、即華十二月初五日因巴里城內有一百八十萬之衆、而糧糗不足半月、廷臣集議、欲往德營乞和、擬停戰二十一日、以便運糧、訂于明日、外部大臣前往決議

卷二終